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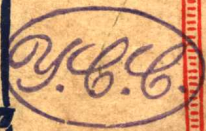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四十八編

政治小說

煉才爐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 館 出 版

庭 教 育 畫

現 出 三 冊

文字淺白。圖畫精彩。

與本館出版之兒童

教育畫。相輔而行。饒

有趣味。洵幼童之新

玩品。無形之良教師。

每 冊 七 分

壬 七 三 二

丙午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再版

(煉才爐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原著者

英國亞力杜梅

譯述者

平湖甘永龍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兒 童 游 戲

洋裝 一冊

定價 二角

小學體操科應重游戲以其合乎兒童心理也顧近今流行之游戲教科書多王伍屠元之性實本館特輯我國兒童舊編有之游戲法不維背於教育原理喬者編成是書翻訂富庶合乎我國小學之用非尋常翻印者可比海內教育家常亦有目共賞也

唱 歌 游 戲

洋裝 一冊

二角 五分

王 季 梁 胡 君 復 編

學校所課游戲有以唱歌為主者有以游戲為主者是書選擇教材參酌於二者之間最為適用歌詞淺顯純乎天籟極合兒童心理

體 操 游 戲

洋裝 一冊

定價 四角

沈 鏡 清 奚 萃 光 編 蔣 維 喬 校

小學體操科應重游戲誠以游戲最合兒童之心理也顧近今通行小學游戲教科書均譯自東西籍其材料多不適於吾國之俗外非國民教育之本意本館特聘體育專家研究吾國風俗習慣採取歷史事實及立身愛國尚武合羣諸大義衍成游戲法再三斟酌編為是書於國民教育之道其庶幾焉誠為小學校最適用之善本

舞 蹈 游 戲

洋裝 一冊

定價 四角

王 季 梁 編

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詳各種舞蹈之名稱下卷詳舞蹈之種類卷首附錄術語及詳解尤能使讀者一覽了然教員學生用之皆極便利

序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又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於庠。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方譚德斯少年氣盛。既見知於居停。復乘順於境遇。欣欣然自以爲得此已足。幾不復知人世間有艱難困苦之事。而其居恆固。亦惟是長日孳孳。勤敏以務本業。外此輒直情徑行。孤立無與。而於世路之崎嶇。人情之險詐。漠不加察。一切以度外置之。心目中無復有名譽之想。與黨派之見存。使終其身安常處順。晏然而爲番龍船主。則亦長庸人以沒世焉已爾。惟不幸而見陷於讎家。長繫於狴犴。乃獲邂逅番蘭。傳授心法。藉以觀拓心胸。增長學識。迹其槩。與我國漢書所載黃霸繫獄。從夏侯勝受尙書。類而尤詼詭可喜。由是而險阻艱難備嘗。之人之情僞盡知之。千辟萬灌。艱

苦卓絕。始煅煉而成有用之才。古所謂晏安鳩毒、憂患玉成者。其信有之乎。不然。何其遇之奇也。方今我國志士居恆無爲。輒相聚慷慨而談天下事。徒觀其指天畫地。軒眉搥腕。忠義奮發。幾若雖臨刀鋸鼎鑊。曾不足以動其心。餒其志者。洎小有摧折。其痛苦固常人所能忍受。非有所謂創鉅痛深者而已。搖手裹足。動色相戒。嚮之客氣遽齟然一泄無餘。後此迄委頓不可復振於虛。若而人者。以視番蘭與譚德斯。其賢不肖爲何如也。至獲窖金一事。特此書之線索與其結穴。而非正意。故不具論。第爲之揭其要旨。而定名爲煉才爐。以諗觀者。庶幾我國之志士仁人。相與借鑑於斯。資爲法戒。無才者勉之。有才者益加奮焉。雖然。番蘭其尤不可及也夫。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下浣山陰金爲鶴笙甫序於商務印書館之總編譯所

題辭

熱心冰透。那堪論天地。爲爐熨不溫。我固無才人。復爾幾回展。卷欲銷魂。羞言愛國與憂時。抹月批風。一味癡賡。有憐才心。未死其他臣。醉不能知。安危須仗出羣才。潦倒新停濁酒。孟緩死須臾。觀德化願身成。骨骨成灰。却憶新遷粉署郎。十年樹木費平章。南薰恰未秋風起。遮莫蒹蘆思故鄉。看朱成碧。兩迷離。不是心花。是血絲。弦外餘音。文外致箇中消息。竟誰知。先烈休譚軒與羲。有生若箇不騎危。前途我爲神洲祝。薪膽無忘在莒時。

山陰鶴笙甫金爲

煉才爐

第一章

西歷一千八百十有五年。法蘭西馬耳塞步。有帆船名番龍者。以靈速堅美名一時。船之資本家曰馬勒爾。公正誠篤。裒然爲地中海船業之弁冕。身自駐步。而以船託諸李克來者。俾代爲船主。副李者爲譚德斯。時譚年猶未冠也。番龍自意大利駛歸國。李猝患腦炎症。道卒。遺命譚繼已任。同儕咸悅服。惟貨物總管鄧格倫者。性陰鷲而雅善趨承。素爲曹輩所鄙夷。長於譚六歲。見譚將躡踞己上。妒之甚。百計尋釁。譚心不能平。一日舟過克利門島。誘鄧登岸。欲委而去之。鄧遜謝僅免。然妒如故。且憾益深。

方李克來之道卒也。適值法故王拿破崙潛謀復國之時。蓋拿破崙黷武窮兵。政繁賦重。晚年一敗塗地。被放愛來巴島。國人絕之。使不得歸。是說也。布爾奔氏王權黨。

中人主之。其有袒拿者。則曰。拿黨。二黨分道。揚鑣如冰炭之不相入。當是時。拿黨已潛布陰謀。欲倩拿破崙微行返國。一俟與惠靈吞商訂條約。後即可舉行。惠靈吞者。滑鐵盧之戰。大挫拿軍。人所稱爲鐵公者也。

李克來亦拿黨中人。恆爲之往來傳遞。密耗不唯馬勒爾不知。卽同舟諸人亦莫之知。及李疾亟。自知不起。乃出一函囑譚德斯親赴愛來巴島。貽拿破崙。隨行軍官裴屈倫書達之後。卽以裴覆書賁回法國。誣諉者再譚時少不更事。於拿黨陰謀。因槩未之前聞。遂慨然諾之。誓不相負。李旣死。譚銜其遺命。以往果於裴處得覆書一緘。爲之寄於奴爾。登奴爾登者。法之巴黎。考皇街人也。

時鄧格倫在舟中。密詞譚之動息。雖未能深知。書中之委曲。而譚之往返投遞。則歷歷覽之。瞭如及舟抵馬耳塞。步馬勒爾款接。良殷情誼。優渥一遵李克來遺言。許譚德斯實授船主。而鄧格倫以素誕之名位。一旦爲譚所攘。心益怏怏。

譚性至孝。舟抵步後。卽歸省厥父。厥父嘗稱貸於鄰人耿特。及期未償。日受迫促。煩

慙無地。盼子歸甚亟。蒿目者已三閱月矣。譚歸爲之如數償訖。並述已超擢事。厥父大喜。殊出望外。譚又往見其已聘未婚妻曰梅西塘者。梅蓋西班牙人也。女之中表行。有名拂爾南者。其狀順而長。時年二十二。登門自陳。求婚意。女固却之曰。身已許譚德。斯何可易也。曰。卿之所欲如斯而已乎。曰。譚德。斯而爲吾夫也。外此復何求。曰。然則卿之鍾情於譚德。斯固自信。始終無間矣乎。曰。吾身一日不死。則此情固一日。罔間也。拂聞言。徐俯其首。旣而長歎。旋起立直視曰。不幸而譚死。將奈何。曰。願相從於地下。曰。又不幸而譚負汝。且奈何。則听然脫口而答曰。彼不吾負也。彼不吾負也。言畢。徑出拂連呼曰。梅西塘。梅西塘。方嚙間。譚推門而入。女笑曰。吾言如何矣。譚果不吾負也。拂神氣消沮。齒齟齬然。隱含毒螫意。返身就椅。不發一言。譚入見女溫麗。可念。鬢髮如雲。肌膚瑩澈。著短袖衣。自腕至肘尤潔白如玉。纖手握花朵長裙。曳地纖纖。作細步不覺。神爲之奪。握手殷勤。各道衷曲。繼又聯臂歡笑。時心有專注。又滿室日光。照曜眩目。不見有人。斗一回。首瞥覩一人。嗒焉唐喪。以一手按懷。中小刀。

而坐。

譚急白曰：幸恕吾倉卒登門，未覩嘉客。因問梅此人爲誰。梅曰：此吾之至友，而又爲中表行舍。吾子而外，更無知好勝渠者。譚曰：若是，則亦某之至友也。言至此，二人猶握固不釋。拂輦蹙蹙不發一語，揮手竟去。適爲鄧格倫耿特廬所見，邀赴酒家飲。鄧偶憶及譚德，斯驟擢船主事，乃以言挑拂曰：梅西塘之姻事如何矣？時拂酒已半酣，方啓口欲答，忽見譚與梅聯臂偕入。蓋翌日卽爲二人合卺期。同來邀赴賓筵，致辭畢旋去。拂長歎不語。鄧時已醺醉，目注耿特廬良久。耿復酌以巨觥，乃重題梅西塘事。鄧明知拂含妒害意，力思有以嗾之。乃曰：譚梅之相愛，好由旁觀者視之，亦殊可厭。苟如吾策，欲離湯之亦良易耳。拂曰：子休矣。彼曹之相愛，好殆惟死始可以間之耳。顧譚死則梅亦不獨生，奈何？鄧曰：愚哉！生離之與死別，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生者之於圉圉與死者之於邱壠，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子旣欲尼其婚事，姑俾之生離可耳。耿急問曰：譚有何罪而若能致之於狴犴乎？鄧微哂曰：僕能之。繼又搖。

其首謂拂曰。此公之事。非僕之事也。拂曰。公能致之於狴犴。僕惟公命。無不樂從。鄧乃索紙筆。以左手書曰。

有譚德斯者。嚮爲番龍船之火伴。自船抵義大利之那不勒斯。及佛羅稜薩步之後。有人曰摩勒者。授以一書。洩寄於暴主拿破崙。卽由拿破崙處得報書。爲寄於巴黎拿黨中人。拘訊自獲實據。或於其身畔。或於其父許。或於番龍舟中之臥室。均可搜獲罪狀。告者爲政治宗教起見。不得不爲全國人民發奸摘伏。幸執事垂察焉。書畢。自讚曰。若是。則子之仇可復。而又與子絕。無波累。不亦美乎。耿特廬曰。策佳哉。然而設阱陷人。君子不取。所爲若此。可恥孰甚。鄧曰。子言誠是。僕書此聊博一粲耳。甯眞爲之乎。矧以譚之馴謹。卽不幸而見害於他人。吾儕猶將哀矜之。弗遑詎肯身陷之乎。於是手自摺疊。所書擲諸屋隅。而與耿偕去。臨行返顧。猶見拂爾南俯拾。是紙徑投警署也。

第二章

翌日爲譚婚期。番龍資本家馬勒爾。以譚年少而行愿。雅愛重之。不惟擢之使主一船事。並伙助之。俾亟成嘉禮。是日賀客盈門。馬勒爾及譚父皆大悅。惟拂爾南則神色懊喪。本然不發一言。未幾新婿新婦。躋堂參謁。譚之右爲馬勒爾。左爲鄧格倫。梅西塘則坐於譚父與拂之間。午後嘉禮已成。拂見梅倍益嬌豔。始而瞪視。既而微歎。又旣而兀坐於窗側之籐椅上。不知者幾疑爲僞矣。俄聞足音雜遝。由梯而上。又聞兵刃之聲鏗鏘互擊。殊可駭怖。繼聞以刀柄扣門者。三座客益愕。相顧門外一警吏入。後隨警兵四人。官問誰爲譚德斯者。譚卽毅然起。應曰。譚德斯卽吾是也。子何爲者。官曰。奉命來拘汝耳。譚色稍變曰。僕何罪而見拘。曰。此不能預告。姑待臨鞠。汝自知之。於是擁之下樓。納諸輿中。兩兵夾坐。竟投警署去。譚父竭蹶尾其後。然無術挽救。俄傳聞被人告發。謂係拿黨中人。故被逮云。於是歸告座客。均爲之稱冤不置。梅西塘私念。以棲梁之燕。驚變爲罹網之鴻。離合雖知吉凶。未卜不禁泣數行下。耿特盧附耳語拂曰。疇昔之計。汝實行之乎。吾誠不忍見譚父以風燭之殘年。而傷心愛。

子。吾。更。不。忍。見。梅。西。塘。以。窈。窕。之。淑。女。而。抱。痛。良。人。是。皆。汝。之。罪。也。吾。必。爲。彼。顯。白。之。鄧。格。倫。急。挽。其。臂。曰。愚。哉。汝。顯。白。之。試。思。汝。能。否。置。身。事。外。且。彼。能。否。藉。汝。一。言。遽。脫。然。無。累。乎。彼。泊。舟。愛。來。巴。島。竟。日。此。固。衆。人。所。共。見。共。聞。又。安。保。其。必。無。傳。遞。私。書。之。事。設。日。後。勘。驗。得。實。科。汝。以。知。情。不。舉。且。從。而。袒。之。之。罪。豈。非。自。貽。伊。戚。乎。耿。笑。曰。唯。唯。前。言。戲。之。耳。我。躬。不。閱。遑。恤。他。人。乎。遂。一。笑。各。散。

自譚被拘後。番龍船無主。馬勒爾卽命鄧格倫繼之。鄧如願以償。意得甚。第惟恐譚不久釋出耳。

譚之婚讌。旣以鄧一書而中廢。乃同時又有以譚之事而中輟。其婚讌者。則費立福是也。費立福者。馬耳塞之太守也。少年英敏。深通律法。其父拏登。故爲拿黨中人。費深恥之力。反其所爲。大獲法王之信任。是日方迎娶名家女。聖美蘭爲妻。吉席稱觴。賀客雲集。笑語雜沓。間忽有某侯爵謂之曰。凡有益於國家。足以爲人所矜式。及蓋汝父愆者。汝其勉爲之。費蹙額微哂曰。吾父今已一改其疇昔之行。於政治宗教間。

均可謂不侵不叛之臣。某之行事。當爲國人所共諒。惟有熱誠愛國。藉幹父勳耳。侯爵曰。誠然。君苟矢心王室。王詎薄待君。卽如今者。王於君之婚禮。亦可謂寵錫備加矣。又曰。設有拿黨中人。爲汝所拘。冀幸免於罪也難矣。言甫竟。而拂爾南之舉發至。於是立遣警員往拘譚德斯。苦其心正欲藉此以表其愛國之熱誠。且可以更邀法王之恩寵也。

費家資富饒。年二十七。居高位。其所娶婦聖美蘭。豔而多財。父兄皆顯宦。威望赫奕。奩贈之豐。值銀六千鎊。迨父身後。尙有應得遺產二十餘萬鎊。其處境。不可謂不優。所不能無介介者。則以其父嘗爲拿黨耳。

第三章

費於是出見拂爾南。盱衡厲色。尊嚴若神。有總警長一人。鵠立以俟。拂旣見費出。疾趨而逆之。費和顏而語之曰。汝書所云。甚合大義。惟譚德斯究屬何等人。所謀者何事。願明以告我。拂對曰。譚德斯乃番龍船火。船故往來於亞勒散得力阿。及士每拿。

諸港專販木棉。船主曰馬勒爾。馬耳塞之土著也。至譚之所謀。詭祕異常。良難懸揣。惟其平時往來書札。均已檢置一篋。賁呈貴署。乞往檢閱。自可得實。費復問曰。譚年幾何矣。曰。甫十九歲。方問對間。馬勒爾踉蹌至。謂費曰。費君費君。尊役胡貿貿然拘予之船。火譚德斯來署。得毋誤乎。費曰。予知之。行將一鞠其虛實也。馬勒爾曰。譚少年諳練。不苟於行。予愛之深。而敬之至。幸乞寬假。勿與常囚等視。則感甚。費以王黨驟聞此言。疑馬亦爲拿黨。面目間微露鄙夷之意。哂曰。世固有於個人之私德。或航海經商之才。藝雅可敬。愛而不免爲公家之大罪人者。洵指不勝屈。君試味吾言。然否。馬聞言。色微頰。蓋其平生於政治問題。固亦有難言之隱。而譚賁書赴愛來巴島。貽拿破崙。又實有其事。不禁口爲之關。良久。乃曰。夙知公長者。故不辭冒昧。爲代乞恩耳。費曰。願少安。毋躁姑待。鞠後虛實立分。如果見誣。自當釋令甯家。亦毋俟再三瀆也。脫不幸而罪狀昭著。吾亦惟有盡吾職耳。焉能枉法以相宥乎。且行且語。已近裁判所。遂與馬爲別。馬木然矗立者久之。繼思無可如何。乃嗒喪而歸。費旣至裁判。

所見警兵等均在外室環守一人綦嚴知爲譚德斯爰命之入入則與費行舉手禮退坐於椅費視之廣頰而黑睛眉不甚濃脣厚齒白意態安閒揚揚如平常無惡色徐叩其生平譚自言年十九素執業於商船會當婚娶遽被逮年少識淺故無政治思想惟平生注念者三事一曰孝吾老父二曰敬吾居停主人馬勒爾三曰愛吾妻梅西塘已爾費聆其言論果頗篤實私念馬勒爾之言殆不吾欺乎遂繼叩以平日有無怨讎曰年少而位卑何怨讎之與有費又曰汝雖自以爲無怨讎然未弱冠而爲船主又得美婦此二者爲汝之福甯詎知不適爲汝之禍乎汝言貌誠慤故吾憐汝而牖汝且願以告汝者之書畀汝觀之遂探懷出鄧格倫所書示之曰此出於誰手子能辨之乎譚審視良久曰字迹詭異不之識也然幸哉僕乎公不以官威嚇我而乃以友誼厚我何幸如之費曰誠然子不必視吾爲官吏吾亦不必視子爲罪人此書中所述亮匪無因若者爲虛若者爲實盍明以告我言畢又自語曰倘吾妻聖美蘭見之或不吾疵也蓋聖美蘭及其親族皆王黨中人赫然有聲於時今費之翰

譚乃下氣怡聲。若有哀矜之意。實欲藉此以勸其情。實非有意於祖拿黨也。故謂聖美蘭見之。必能揣知其用意之所在。云譚德斯曰。承公開誠布公。紆尊指示。某何敢復有所容隱。上負盛德。自取罪戾。疇昔番龍船主李克來。腦病瀕危。至第三日。自知不起。乃執余手而誣諉曰。譚君。今與汝長別矣。敬將以一事相託。至爲重大。祈勿誤也。予領之曰。惟船主之命是聽。不敢有誤。彼乃言。吾死之後。有遺書一函。務爲吾費往愛來巴島。彼受書後。必有報書畀汝。囑代寄諸法蘭西。汝謹受之。勿却也。今予汝金約指一勾。持以謁拿破崙。無弗見者。吾所志未遂。實恨而歿。汝苟能不背吾言。庶長逝者之魂魄不至私憾無窮耳。費曰。然則汝若何曰。後死者旣蒙諄囑。何敢昧心。此不特予樂從之。恐他人當此亦未必不從也。比舟抵愛來巴。懷書持約指以往。果得見拿破崙。拿問予以李病歿情形。深致惋惜。遂出覆書。命予爲寄巴黎。予次日卽行矣。費曰。汝言良無匿飾。顧此實不當爲之事。汝特未之思耳。雖然。此皆李克來誤汝。非汝之罪也。覆書旣猶未寄。盡以畀吾。汝自去可也。譚喜曰。然則予得釋矣。曰。然。